

两遍

文芳

所有的事物,我都要看上两遍,一遍让我欢欣,一遍让我忧伤。世界完美地闭合,在两页封面之间,那里,我聚拢起所有的事物,并将它们爱上两遍。

一束鲜艳的康乃馨插在瓶里,像一颗女儿心,美好而芬芳。那是母亲节时,13岁的女儿用她节省下来的零花钱给我买的。我早晨起来看一遍,满心欢喜,晚上睡前看一遍,梦也温馨。只是,朝朝暮暮十天半月过去,它就失了美丽的颜色,淡了幽幽的清香。一朵花的凋谢,总让人有几许失落,几许惆怅。

一封薄薄的信笺,载着梦萦魂牵的思念,藏着万语千言的温暖,像一只情感的扁舟,从遥远的地方开始出发,徐徐抵达另一个熟悉的地址。一路迎着风的轻盈,云的舒卷,恰似春水一般缓慢。写信的他,写好细看一遍,再细看过一遍,然后小心地封好,寄出。收信的她,一样小心地打开,细读过一遍,再细读一遍。从早春的杨柳依依,到岁暮的雨雪霏霏,他一封封写,一封封地寄。她一封封地读,一封封地回。一年年过去了,无论等待的寂寞,还是离别的忧伤,都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流年似水,此情无计,多少漫漶无边的光阴,就这样化作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是这样的,所有的事物,我都要看上两遍。比如,一片蔚蓝的天空,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清新的诗,一个优雅的背影,一张柔和的面容……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我都不由要看上两遍。一遍因为纯粹的喜欢,一遍因为执着的深爱。

一块广西大湾石,它一直摆在我的电脑桌前。这些年,我每天都要看看,摸摸这块石

头。有一样可以用心珍藏一辈子的东西真是一种福气!这样的东西,往往承载了生命里最难忘的事,最刻骨铭心的人。当岁月流转,往事远去,伊人不再,珍藏的东西还会默默陪伴你,直到终老。睹物思人,每一次打量和轻抚都会勾起无限的思量 and 追忆,会碰触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甚至,凝咽无语。但,还是情愿,一遍又一遍去碰触,去怀想。一生仅有一次这样的相遇,一世仅有一段这样的往事,所以不想忘,不能忘。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但怎么可能?再美的厮守,也终须一别。如今,我们都不会再回去了,那些没有说出的话也将永久沉默。但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忘记,在爱的天空里,曾经一起飞翔划过的痕迹。每当心生困顿、忍不住茫然四顾,寻找再不可能看见的容颜,我总会庆幸留下了这块石头。至今,我仍会在繁琐劳顿的岁月里,捧着它,倚如水月色,偷一刻静寂时光,追忆刻骨往事和往事里曾经的感动,这是另一种幸福,一种淡淡忧伤里蕴藏温暖的幸福。

空间里收藏的那两篇文章《明月千里入我心》、《我想对你说……》,我每天都会看上两遍,因为那是某人为我而写的。那些字字句句,如一朵朵盛开的生命之花,为我留下永恒无限的美。那是两幅永不褪色的画,那种或深情或缠绵的色彩,是可以让人自由呼吸的梦境。在这两篇文章里,只要保持一种寂静的喜欢,就是一种着迷,一种珍爱。如同珍爱一个小小的梦想,一份灵魂深处的香气。我发现,我只要看一眼,便觉得美好。这种感觉,既充满活力,又温柔宁静。也许这其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也有一种模糊的

忧伤——因为它们的主人,时而柔情,时而如两只刺猬一般相互折磨伤害,但它们却似光阴凝成的一枚琥珀,安放在生命最柔软的角落,与灵魂相连,生生世世,心心念念。

比如这些年,每年都要看两回《红楼梦》,看那块顽石下凡的警幻传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部刻在石头上的故事,读来看似满纸荒唐言,实则都是一把辛酸泪。前半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团圆美好,后半部诸芳散尽,三春去后无尽悲伤。那十年不寻常的辛苦,千般同幻渺的悲欣,想来都是一场无常的世事,一程如梦的浮生。那灵河岸边的木石前盟,那三生石上的旧情魂,想来都是生生死死,都是兰因絮果,一半是,旖旎缠绵的明媚,一半是,刻骨铭心的离殇。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一曲《终身误》,字字是血,声声断肠,诉不完内心的衷情与苦痛,道不尽命运的无奈与悲伤。想那人生浮沉的万千滋味,到底都是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那三生石上的前缘和旧盟,到底都是水中月,风中絮,镜中花。那无尽的爱与哀愁,到底都是枉凝眉,都是空余恨,都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是这样的。所有美好的事物,我都要爱上两遍,一遍让我欢欣,一遍令我忧伤。只因为,花开不多时,韶华不重来。只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因为,人似秋鸿有来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只因为,一个人内心的百转千回,更因为,一个人内心的一往情深。

献给巴音河

——在青海《巴音河》
散文专号湖南品鉴会上的
即兴创作

张长元

遥远的巴音河啊
三十五年前的金秋九月
有一个湖南小伙子甘建华
来到了你的身边
瞻望你俏丽的容颜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
由他主编的《巴音河》散文专号
是献给你的一曲深情恋歌

此刻 我们在衡阳品鉴
祁连山发端的一条河流
漫过德令哈金色的原野
五十位名家新人的大合唱
飘浮在南岳衡山的云端
湘水之灵伸出纤巧的手
梳理你三百二十六公里的长发
祝融氏也将燃起篝火
为你举行一场盛大的夜宴

从此 诗城德令哈
与数千里外的雁城衡阳
搭起了一座文化津梁
巴音河的波浪
汇入了大河湘江的激流
南方与西部
两条河流的歌吟
叙说着一个
湖湘才子的情怀
和他西部之西的梦境

我一直住在 稻子里

王志武

有人恭喜我在城里买了房,
住在城里
我笑着说没有,我一直住在
黄土地上
准确来说,住在黄土地上一个
偏僻的村庄里
更准确来说,住在溪流和山谷
之间的稻子里
一年有数不清的播种,只有
两次稻子的收获
我就在其中一年的播种时节
匆匆到来
分娩时母亲正忙农活,双手
沾满稻子
几颗稻子也悄然滴落在我
出世的脸庞
第一眼接触世界,见到的便
是稻子和那芳香
从此,我记下了稻子、记下
稻子相关的故事
是谁趁天麻麻拿起镰刀
走向稻子——
是谁把沉甸甸的稻子硬扛
进了粮仓——
是谁守着稻子一起开花、一
起欢笑——
是谁踏着稻下的晨露将我
们送过一个一个山头
一个人、二三个人,终会先
离我们而去的人
我们会掩面哭泣,哭着稻子
和这些人
而我们未伤心落泪、他们未
离去之际
能否在稻子里住上一宿,用
孝心温半碗米酒?

对于村里人来说,新的一天,总是从挑水开始的。

种田做事的人家,历来睡得早,起得也早。鸡叫了两三遍,村旁耸天古枫树的大喜鹊窝就像开了锅,嘎嘎嘎嘎的叫唤声从瓦屋上空越过,仿佛渐行渐远的一江流水,喜鹊们显然是去觅早食了。狗也在石板巷子里轻跑着爪子,从野地里拉屎回来。做家长的父母还能睡得着吗?那么多事情等着要做:水缸空了,早猪漏要煮了,园土里的菜要摘,孩子上学要吃得早……尽管木窗外的天光还模糊发黑,窸窣窣穿衣穿裤的声音响起来了。这个时候,远近的巷子里,已经有了急切脚步声,踩得石板咚咚响,那是起得更早的人在挑井水。

村里有两处水井,一处江边,一处村前月塘边的老柏树下,都是如瞳孔般黑而透亮的好泉。江边的泉水远一点,更凉。早晨挑水的人,到老柏树下更多一些。

我上小学那阵,家里挑水的重活多是母亲干。那是两只大木水桶,桶腰桶底都上了一指宽的乌黑铁箍,上面是耳郭状的桶桥,整个比我大半个身子还高,怕有两三个我的腰身粗。这样的大水桶,就是提一只空的都费劲。每天我和姐姐起床时,父亲坐在厅屋一角的大灶旁烧火煮粥,灶门口火舌熊熊,卷起黑色烟尘。母亲挑好了水,瓦水缸装得满满。水桶和钩挂扁担已收拾妥当,靠墙放在水缸旁边的门背后,地上湿漉漉的一片渍水。

有时傍晚母亲也要挑水,尤其是我病了要喊魂的日子。她急急地把水缸挑得满荡荡,然后提着灯盏,把我拉到水缸边站着,俯下头看着水中我自己的影子,她向着水中长一声短一声呼喊我的小名:“清河噉——,你快跟妈妈来啊——!鸡进窝了——,鸭进栏了——,你哪里吓着哪里来啊——!”如此反复,神情悲戚。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挑水,已没有印象

水桶

黄孝纪

不过,我常看到同龄伙伴们挑水走路的狼狽样:扁担两端的棕绳绕圈缩短如蜂窝,铁钩子几乎挨着扁担挂着水桶,两条胳膊伸展开,从身后搭在扁担上压着,如同受刑。紧勾着头,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小半桶水越晃越高,水花朵朵飞溅出来,在石板路上淋出两根大麻花。这样子挑水,村人叫挑猴子担,常会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当做把戏来看。每个村童的成长,这是必经的一个环节,我也不例外。

常年累月日日浸泡,水桶的杉木板子易发黑腐朽,铁圈桶箍也生了一层厚厚的黑锈,漏底或者桶身开裂就在所难免。这也催生了一门老行当——整桶。游村串巷的整桶人,挑着锯子斧子刨子一类的简单工具,边走边放开喉咙大喊:“整桶——!”有水桶要修理的人家,自然会闻声拦下整桶匠。那些换下来的锈巴巴的桶箍,立马成了孩子们手下乐不可支的滚铁环。

也有的人家,会专门请了村里的木匠师傅打一对新水桶。新做的杉木水桶白而亮,里外都需要打上一层桐油,并在烈日下暴晒多日,之后才洗刷干净了,用来挑水。在水井边,新水桶总是那样晃眼,令众多灰褐色的旧水桶相形见绌,就如同凤凰落进了鸡群。

生产队解散之后,圩场活跃起来。每逢赶圩的日子,背杉树卖的,挑花生豆子辣椒等四时农产品卖的,村前山路上的行人,一大早就络绎不绝。潘家坳凉亭是必经之地,又是长长的上坡之后再长下坡的转折点,往返走到这里的人,多选择停停脚,歇一口气。在酷热的夏秋季节,村里就有头脑灵光的妇女,逢圩日从家里挑来两三担水桶的凉茶在凉亭边卖,一大碗卖一分两分钱。我所亲见的,起初是同伴云德妈卖茶,后来卖茶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三四个,有的人还用水桶装着自制的凉粉卖。

村里建新瓦房的人家也越来越多。那时建房,需先打砖烧窑。打砖多选择盛夏,在村后山边的黄土坡挖一个圆形的大泥池,叫砖坯。黄泥土是干的,需人力从村前的池塘里,用大木水桶一担一担挑水上去,灌湿了,以便只穿了一条短裤的泥水匠驱着健壮的大水牛转圈蹂躏,把一大池黄土踩成油光劲道的砖泥。这样情况下挑水,频繁上坡下坡,劳动强度大,多是雇请身强体壮的成年劳动力帮忙。

灌菜园也是夏秋间经常要做的活。久晴少雨,菜园里土地开裂成手指宽的缝隙,辣椒树、茄子树、丝瓜藤等一应蔬菜都晒得蔫蔫的,仿佛害了重症的病人。有些已经掉叶死叶,看着让人心疼。每天上午下午,都有家家户户的大人和孩子,挑了大桶小桶,拿一只瓜勺,到水圳里舀水挑水,极力把菜园的泥土灌湿灌透。

我读中专的那两年,每逢寒暑假,在家里我总是包着挑井水,早也挑,晚也挑,乐此不疲。那个时候,我家早已住在村南的新瓦房。从我家里到老柏树下的水井也不远,到江对岸小村的水井也不远,沿着田间石板路,过一条石桥,再走一段江边走路就到了。有时我到老柏树下挑水,更多时候,我爱走远一点,过江去挑。那口水井叫珍珠潭,水很清冽,而更吸引我去的,是一个美丽的身影。

她曾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中途停学几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中专后,她也初中毕业了幼师。假期里,提着篮子扯猪草和挑水,差不多是她每日的功课。有时,她会过江来,在我们村前的水圳边扯猪草。远远地望见她,我便会心生激动。早晨和傍晚,她必定挑着木桶来珍珠潭挑水。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碰上,笑笑,说几句话。她眼皮眨得很快,有着一一种娇羞的妩媚。

这样的时刻,我的心里总是无比愉悦。